

女性词典

天上飘下一
张脸

东方出版中心



开场的诗.....4

辑一

跳 来跳去的女人 6

天上飘下 张脸..... 10

女先生..... 16

无所有外还有什么?..... 19

我哭叫家..... 24

逃跑的新娘..... 28

狐媚..... 31

甜心..... 34

满目春色碎花布..... 38

女鼠越界..... 42

窃窃淑女和贤妻良母..... 48

男子气和女人味..... 54

小资女人..... 56

玫瑰花和水晶鞋..... 58

相依相偎真情永缠绵..... 60

英雄美人..... 63

性别优势..... 66

红颜半香..... 70

女人看女人,眼中都是刺 .. 72

“身份不明者”..... 76

为 时的好感觉而等待..... 80

第三性..... 81

艺娘..... 84

水月镜花的妖娆..... 88

女是个姿势..... 90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97

辑二

时 尚这种东西 104

索菲·玛索的爱情..... 108

让香散发香气..... 118

被救赎的情欲?..... 124

谈情说爱..... 130

朝阳一样明朗的老派男人.. 138

上海的一个夜晚..... 140

美女,等待星探..... 144

女人依旧时尚..... 147

将情调进行到底?..... 151

青春不老秘诀..... 156

三角情关..... 160

美色..... 163

可口还是可厌?..... 168



开卷的话

—朱蕊



根据丛书的要求，这一次注意多用女性的眼光来打量我们的生活。当将这些文章集中起来时，倒也别有一番意味。

不过，有评论家认为，过度地彰显性别，有媚俗的意思。

董桥在看到英国女诗人格雷克的诗中说了句“我是一个女人”后认为：“多么庸俗的意念，可她竟然说出来了。”

确实是的，在现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我们很难摆正自己的位置。媚？不媚？好像难以选择。现在正是一个集体世俗化的社会，俗，是必然的，不俗，也就是相对而言，又有谁能免俗？在一股宏大的潮流面前谁又能不为之动容？

从容而闲庭信步者，是真正伟大的智者。

可能，在这一“媚”中，也能真的说一点什么。

关于女性的生存和生活，关于她们在一个时期中思想和行为的变化——由社会环境变化而来的变化……

在介于媚和不媚中时，有时会言不由衷。当然如果有幸一些言外之意被解读的话，那就是媚和俗的意外收获了；就像格雷克所说“我是一个女人”，是陈述了一个事实。

媚和俗，也没什么不好。



第一





辑一

跳来跳去的女人

拥有一百名女性的男性是皇帝,而拥有一百名男性的女性是妓女。这就是人类文化的传统——男性文化传统。

生为女人,接受的却是男性文化传统的教育——只要想接受教育,必定就是这一个传统,因为人类没有其他的文化传统。——因而,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站在男性立场上——分析、推理或者判断,经常感觉体内是一个男性角色在指挥我们,我们只有遵循他们的评判标准,才能在这个男性文化传统的社会立足。

而当我们感觉着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与那些判断冲突的东西,但这种冲突最终只能消解在那无边无际的文化传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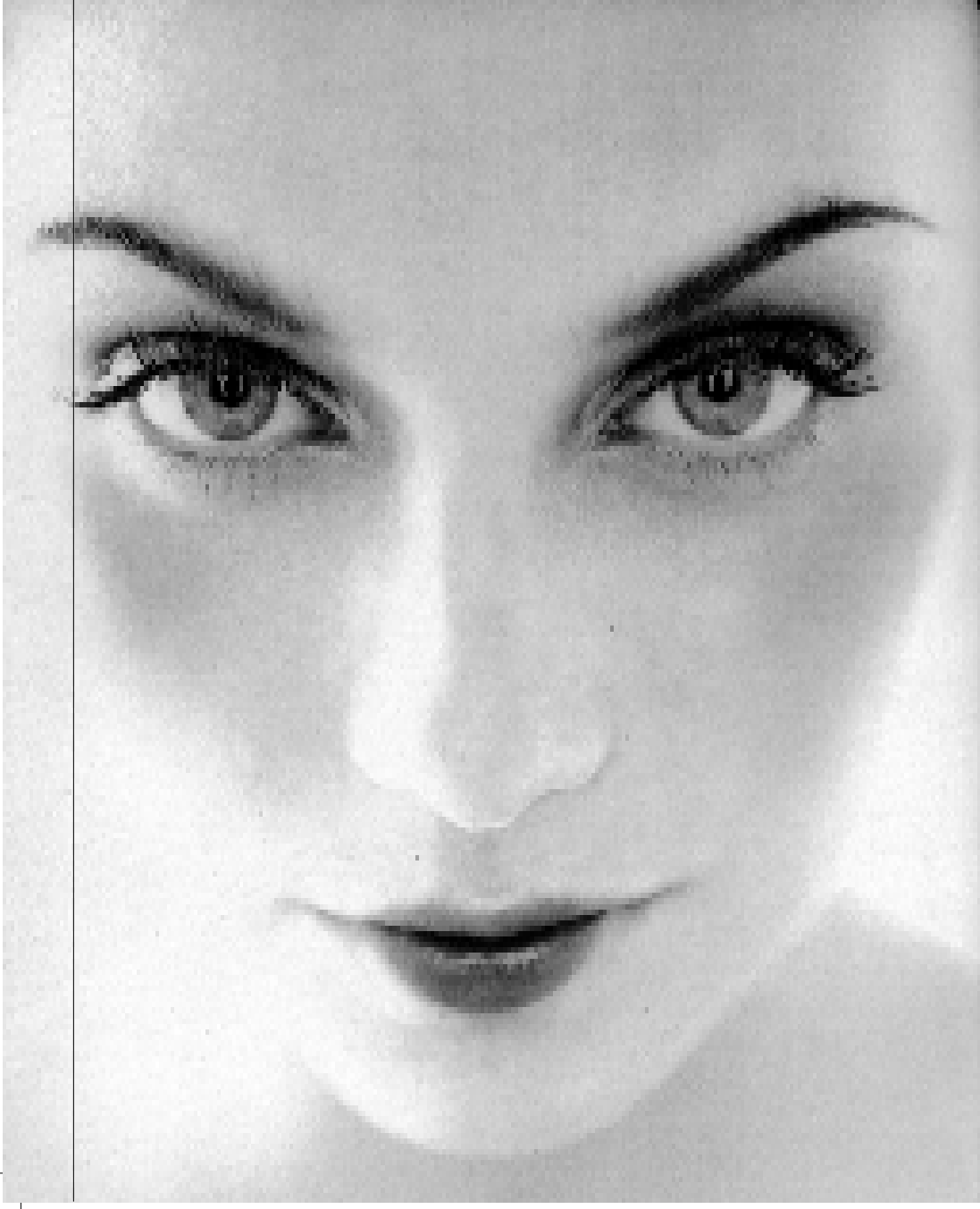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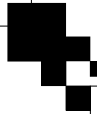
可能因此而经常感受到分裂的两极在一个个体中奔突、碰撞和和解,做一个女人,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跳来跳去的人。

有完全的女性立场吗?

曾经有女性坚持斗争,现在也已过时和被人嘲笑,嘲笑者包括女性自己。“女权”已经背时,但这种评判是出于男性立场还是女性立场?

和解吧。

拥有一百名男性的女性还是妓女,拥有一百名女性的男性还是国王。



天上飘下一张脸

11

近来，女儿总是喜欢问我一些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看到我转不过弯来的样子就高兴，“哈哈，妈妈真笨！”她也有理由说我笨了，我不再永远处于高高在上教育她的位置，于是与我扯平。

女儿问：“妈妈，您能说出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什么家吗？”

我回答：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不对，不对，都不对。“那他是什么家？”

女儿得意洋洋：“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老人家呀！妈妈您连这个都不知道？”是啊，这么简单，我就是不知道。我承认她有道理，我们大人总是将问题想得太复杂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就不懂什么是返朴归真。好，我输了。

女儿问：“妈妈您知道天到底有多高，地到底有多厚吗？”我沉吟，我想，地球表面到地核的距离应该算地的厚度吧？而地球表面到大气层的距离是不是天的高度呢？可惜我背不出具体数字，我正怨自己太笨了，不博闻强记，女儿已经不耐烦，在催了，“妈妈，到底天多高地多厚啊？”我只得老实答“不知道”。

“哈，妈妈您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小鬼，气人。我得小心她，她想着法儿让我钻套子呢。

过了一天，女儿又问：“妈妈，如果天上飘下一张脸，您要不要？”哼，太明白不过了，我说不要，她就该说我不不要脸了。我说：“当然要了。”女儿说，“妈妈脸皮真厚，天上飘下来的东西能随便要吗？您平时怎么教育我的？”她学着我的样子拿腔拿调地说：“不要一天到晚想着天上掉馅饼，经过自己努力得到的才是好东西，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平时还真这么说教来着？我以为她没听进去，她倒是全记住了。

我发现这套子钻得厉害了，因为她出的这题目是无法回答的，怎么说我都不对，用书面一点的话说，这是一个悖论。

真是悖论。我想起来，其实我们确实就是生活在悖论中的，倒是怨不得这题目刁钻。不说别的，就说做女人，整个一个悖论。

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说女人是水做的，柔情似水。据说这样的女人最得男人的宠爱，娇声连连，小鸟依人。

不胜柔弱的女人确实曾经深得男人好感，在女人的柔弱面前，男人的强盛由对比而放大了。大概由此而使得男性文化传统更加强调这种对比，审美也被这种文化所框定，如果哪一天越出了这种界定，感觉就会不舒服。

报纸上曾经登过一对夫妻的故事，他们其实没有任何值得登报的“事迹”，惟一理由是这一对夫妻中妻子比丈夫高出一头——照片上，高大的妻子搂着矮小的丈夫，小丈夫依偎在大妻子的怀里；还有一张照片是拍他们背影的，矮小的丈夫挽着高大的妻子的胳膊在街上遛跬，所有的路人都回头相望，百分之百的回头率。

而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入眼——怎么可以？！

我们当然爱看很柔弱的女子和很强盛的男子的搭配。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好像片名是《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那时是外国电影刚刚进入中国，片子里男主角特别修长优雅，而他的女友则娇小玲珑，他们看上去是那么般配的一对，似乎这样的搭配才配有爱情，也只有这样的爱情才地久天长。以后不知为什么就一直认定

强悍和柔美在一起是最美好的组合。

其实冷静想来，我们是中毒很深了，为什么女子高大男子矮小就不可以？看不惯只是因为没看惯罢了，以前没有人会作这种选择，因此很少有这种看的机会。现在人们终于有了可以做任何选择的自由，终于可以与传统背道而驰了。由理性出发，其实我们应该欢迎这种与传统背离的新的搭配模式。这无论如何多少证明了女性的地位。

确实是一种内在的外化，女性现在的独立性是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的。前几年读到女作家写的小说，几个女人，在经历了与男人的感情挫折以后，想象有女人自己在一起生活的女子公寓——现在这已经是现实了——有报道说，事业有成的独身女子买房的特别多，三房二厅、二房二厅，她们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家。

从现象上看，这真是一个进步。

然而，正如那位女作家写的，女人最先寻找的却是男人，在男人那里碰壁以后，她们才找到了自己。在内心深处，这些自强的女人到底有多受伤？

关于白马王子的爱情想象几乎根植于每一个女孩的心中，与她们一起成长。与男人不同的是，女人不看重事业，她们从来都只将爱情作为自己的归宿。有通俗的讲法说，男人为了事业可以放弃爱情，而女人却是可以为爱情放弃事业的。

看似简单的词序的颠倒，却决定了女人的命运。



如果将事业作为目标，那事情将会简单得多。努力去追求就是了。而将爱情作为目标，则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女人是要与男人一同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但“这一个”男人往往不一定愿意与“这一个”想要实现目标的女人合作，或者合作只不过是短暂的，男人最终将眼睛盯住了更远的目标——“那一个”或者“事业”……

女人在她作为女孩子的时候被教育成“淑女”，窈窕窈窕，娉娉婷婷，她的理想是当一个好的主妇，是家庭幸福，夫荣妻贵，可长大以后呢，她没想到事情会出乎自己的预料。

有太多的女人就是在“爱情”中丧失了自己的。

有的女人，嫁了人，做了主妇却突然觉得自己实际上是给男人买断的保姆，虽则衣食无忧，也不用上班，但也被抽离了精神，变得像个空壳，男人是不会多看自己一眼的，自己也不知道将眼光放到什么地方才好。在实现了目标的同时，也失去了目标。男人将她往家里一放忙自己的去了，她干什么呢？忙着琢磨男人在干什么。这种女性付出的代价是她在男人眼中的缺席，甚至于在生活中也缺席了。

她不是没有感受，但她的感受与谁相关呢？

有一位女友，曾经非常有才华，研究生毕业，当导演拍片得奖，写文章也出了书，可自从爱上了一个人以后，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整天等着这个人的电话，电话一来，她可以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着的工作，捧着电话或者兴奋得手舞足蹈，或者泣不成声，忘了自己是谁——记得有爱情歌曲是这样唱的。唱起来当然非常好听，也

很感人，可这样一唱就是十年，这十年她也就是守着电话，因为那边的人不是个自由人，十年也不能作出任何决定，那边的人最终说要分手。而她为了虚茫的“爱情”，空掷了十年宝贵的才华！

现在悔也晚矣。

她说要挣脱出来，重新找到自己。但听起来酸酸的，无可奈何的样子。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因为女人的感情。

女人柔弱确实让人同情，而女人的强大好像也不见得值得骄傲。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强”与女人是不般配的，那不“美”。有谁会承认自己是“女强人”？至今，连“女权”两字都不敢再提起，谁如果被人说成“女权主义”，那她一则不合时宜，二则不合时宜则不美，三则不美则不女人，那她不仅要被男人唾弃，也将会给女人唾弃。

女人的生活就像天上飘下来的一张脸，左右都不是。

女人最要紧的是美，“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而这美是柔美，不是“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的壮美，柔美的女人在生活的坚硬面前束手无策……

女人不能壮美，更不能不美。而美，最易碎。

女人天天捧着易碎的美丽，坚强着自己的内心，虽然，她现在肯定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她会说自己“很女人很女人呀”。



女先生

最早是在鲁迅先生的《两地书》上看到先生称许广平为“兄”的，当时还很小。许多年以后我也被一些朋友称呼为“兄”了，习惯了便也不太介意。

前不久收到一位女朋友寄赠的书，扉页上也是赫然着“某某兄”之类，那时不知怎么就有一点奇怪的感觉，明明是两个“女流之辈”，却也在那里称兄道弟，将原本属于女人的颇为亲热的姐妹之称倒是冷落一边了，似乎“姐妹”真有那么一点闺阁味脂粉气，上不了台面出不了家门，扭扭捏捏的小家子气，有点胸襟的女人不屑与之为伍。

也是的，“姐妹们”，不管是说，是看，是听，这个词都很“妇联”，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其实，也真就是这么回事，当有人“恭恭敬敬”地称本女士为先生的时候，我大概是有些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自豪感的。

别以为是别人搞错了你的性别，完全不是那样，那是人家将你划入女中丈夫一类，很抬举你，应该知足，应该感到高兴。

当一个女人被从她们的类中划出来的时候，她竟然还感到了高兴。

而当一个女人自以为做出了很多成绩，别人却还要强调她的性别时，她就要不开心，比如龙应台女士就曾经要求人们称她为教授。

似乎只有一个没有性别色彩的称呼才能证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

本来一切都没什么，一个称呼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后来我发现问题有些严重了。

从女儿的教科书讲起。教科书里，一家人在一起，一定是“我帮爷爷拿眼镜，我替奶奶捶背”，还有就是“奶奶要晒太阳……”女儿几个学期书读下来，我从没见到课文里提到过外公外婆，看到的全是父系谱系中的人物。

女儿奶声奶气地左一声爷爷右一声奶奶，听得我心里特不平衡，倒不是为自己的父母，他们有孙子，反正也在那里朗朗上口，我是为自己不平衡，我只生一个女儿，是当定了外婆的，当我的外孙或者外孙女左一声爷爷，右一声奶奶时，当如何是好？他（或她）只给爷爷奶奶拿眼镜捶背，而我呢？我将没有孙辈承欢膝下，如此下去，我这个外婆不是被灭了嘛。

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有认为生为女人是矮人一等的，生了女儿更是满心的欢喜，大家不都说女儿是“棉毛衫”吗，果然可爱贴心。

可没想到，“外婆”却要在若干年后，在童稚的一片读书声中被灭绝。想想，不得不有些悲哀。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回归传统，他将不再叛逆，不再愤世嫉俗，不再自以为是，不再试图改变什么，所有已有的存在都将被认为是合理的，传统就这样被继承下来。